

<<风凛冽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风凛冽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648223

10位ISBN编号：7530648225

出版时间：2008-3

出版时间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叶辛

页数：32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风凛冽>>

### 内容概要

这是一部以知识青年叶铭和高艳茹的恋爱悲剧为主线的长篇小说。

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的上海。

那时，正是“四人帮”覆灭前的最黑暗时期，寒风凛冽，人妖颠倒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面临着厄运。作者就是在这个背景下，展示了知识青年叶铭、高艳茹、医学教授高浩天、青年女工叶勤与“四人帮”在上海的爪牙叶乔、刘庆强等人迫害与反迫害、正义与非正义、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殊死斗争。

结果，美丽温柔的高艳茹从肉体到生命都被毁灭了，叶铭和高艳茹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终成一场悲剧。

作品循着这个线索，深刻细腻地展现了一度在我国大地上出现的那个短暂而黑暗的年代，塑造了活跃于那个年代的不同类型的典型形象，他们个性鲜明，栩栩如生，读之使人感奋，使人于黑暗中窥见了人民的力量，看见了地火的光明。

这部书情节紧凑，笔触细腻深邃，是作者同类题材作品中颇有特色的一部。

## 作者简介

叶辛（1949- ），1969年赴贵州山乡插队10年，后在贵州省作协工作近11年，其间担任省作协副主席、《山花》杂志主编。

1990年回到上海。

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上海作协副主席、上海市文联副主席、上海市人大常委、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。

1977年发表处女作《高高的苗岭》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、《家教》、《孽债》、《三年五载》、《华都》、《缠溪之恋》等。

另有“叶辛代表作系列”3卷本；《当代名家精品》6卷本；《叶辛文集》10卷本；《叶辛知青作品总集》7卷本；“叶辛新世纪文萃”3卷本等。

短篇小说《塌方》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；长篇小说《孽债》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；由本人根据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、《家教》、《孽债》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分别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。

<<风凜冽>>

书籍目录

总序：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 
长篇小说《风凜冽》  
中篇小说《秘而不宣的往事》、  
后记一：当年知青的心声  
后记二：往事的阶梯

## &lt;&lt;风凛冽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一 对高艳茹来说，这一天仿佛注定了是个不吉利的日子。

走在灰白色的马路上，又干又冷的风呼啸着刮来，冻得她四肢直打颤，心头直打怵。

一早出门到医院去，人没找到，事情没办成，回来又挤了好几站公共汽车。

下车后走进阴冷潮湿的弄堂里时，那一扇扇黑色的石库门板，都像要倾倒下来压着她似的。

她走进自家的后门掏出钥匙打开门，穿过置满了煤气灶的灶披间，上了晦暗的楼梯，站在二楼客堂间门口，她好像走了长路一样感到倦怠。

正站停下来喘气，没想到门一开，妹妹艳芸向她调皮地笑了，冲着她说：“姐姐，你来过了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艳茹漠然地问。

“叫你猜嘛！”

“艳芸嘻嘻笑着，执意要同姐姐开玩笑。

艳茹没精打采地摇了摇头。

艳芸响亮地说：“告诉你，叶铭刚才来过了！”

一道亮光在艳茹愁闷的脸上闪过，就像阴晴不定的天气里偶尔穿透云层的阳光在大地上匆匆掠过似的，她那明澈的双眼，转瞬间又被乌云遮盖了。

她垂下眼睑，机械地应了一声：“啊，他来了。”

“艳芸不禁暗暗吃惊。

叶铭是姐姐的同学，六年前他们一道去偏远的山村——贵州省三县交界的砂锅寨——插队落户。

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产生了感情。

去年三月，她回上海办病残证明，几乎三天两头要给叶铭去一封信。

后来好不容易办好了手续，把户口转回上海了，姐姐却变得郁郁寡欢起来，平常哪儿也不去，一个人关在她两姐妹住的双亭子间里发怔。

叶铭倒是每周来一封信，姐姐总是翻来覆去地读啊，读啊，读得泪珠儿竟从眼角里滚了出来。

现在叶铭回来了，她为什么倒发了懵呢？

艳芸以为是姐姐不相信自己的话，又大声说：“是真的！”

姐姐，我不骗你，叶铭这次被录取在上海医学院，不走啦！”

“艳茹，艳芸不是跟你开玩笑，叶铭刚才真来过了。”

原来是小学教师，现已退休在家的妈妈顾萍正在桌上摆着碗筷，她把沾湿的手在围腰布上擦了擦，一边舀饭，一边笑吟吟地证实说：“叶铭真是个好孩子。

听他说，现在农村情况也不好，火车一路晚点，他坐了两天三夜才到家。

回家后觉也没睡就来看你，等了你两个多小时哩！”

还是我一再劝他先回家睡觉，他才走的。

”说着，瞅了瞅大女儿苍白的脸，又关切地说：“上午是看病去了吧？”

吃了午饭，休息一会儿，你去看叶铭吧！”

你们也好久不见了。

”饭桌上，有红烧肉，黄芽菜烂糊肉丝，炒豆腐干，肉圆汤，饭菜都热气腾腾的。

可艳茹吃得很少，胡乱扒了小半碗饭就回到双亭子间去了。

艳芸丢下碗也跟了进来。

见姐姐在床上斜倚着，淡黄色的围巾扔在梳妆台上，神情沮丧，艳芸不由细瞅了瞅姐姐，只见姐姐穿着很贴身的中西式棉袄，铁锈红的罩衫衬托着她那白皙清俏的脸，越发显得苍白。

她似乎心事重重，眉宇间透着忧虑之色，妹妹进来也没有动一动。

艳芸坐在床沿，看着姐姐好似在强忍着什么苦楚的神情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她悄悄地把目光转到一边的梳妆台上去。

那儿，相架上嵌着一张两姐妹小时候的合影。

## &lt;&lt;风凛冽&gt;&gt;

照片上的姐姐多么欢乐啊！

照片刚刚取回来的时候，在医院里当内科主任的爸爸曾经兴高采烈地赞叹：“看我这对女儿，多像两朵百合花啊！”

“两姐妹确是亲密无间，她们虽然相差六岁，可总要求妈妈给她们做一色的衬衣，买同一式样的皮鞋，梳相同的发式，相互间无话不谈，有些知心的话儿甚至不告诉像爸爸妈妈这样的第三者。

年龄略大些，她们的感情愈加深厚。

六年前，艳茹去贵州插队落户，一九七二年毕业的艳芸才得以留在上海，当了茶叶店的营业员，她内心是很感激姐姐的。

去年，满二十五岁的姐姐回到上海，两姐妹更亲热了。

但是很奇怪，在户口正式迁回上海以后，姐姐反而成天唉声叹气。

还很单纯的艳芸以为这大概是因为她的工作迟迟没有着落，低血压症又久久未曾痊愈，而心上人又远在山乡吧，有时就不免劝慰几句。

不料她的劝慰总是引起姐姐更加伤心，这才使她觉得姐姐似乎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。

直爽的姑娘想打开这个秘密，又苦于找不到钥匙。

今天早上叶铭突然来访，向她问起艳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为什么整整半年不给他写一个字。

叶铭那种焦灼的情绪，简直使艳芸大吃一惊。

现在，姐姐的神态又是这样异样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艳芸谨慎地摸摸姐姐的手，那手是冰凉的。

她心里一沉，低声问道：“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去看叶铭？”

“艳茹张了张嘴，没有答话。

艳芸忍不住又直通通地问：“姐姐，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有半年没给叶铭写信了？”

你们之间闹什么别扭啦？”

“像遭了电击一样，艳茹颤栗了一下，忽地挺直腰坐了起来，两眼瞪得老大，痴痴呆呆地望着雪白的墙壁，在长长的睫毛遮掩下，似乎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“姐姐，你的血压又低了吗？”

还是心里有什么事？”

告诉我吧，我也可以替你分担一点痛苦啊！”

“艳芸摇晃着姐姐的双手恳求说。

“也没什么。

“艳茹转过脸去，避开了艳芸探询的目光。

“我只是……心里乱得很……”话未说全，她费劲地站起来，脱掉棉袄。

动作迟缓地拉开被子。

“姐姐，你心里有什么事，别瞒着我。

“艳芸帮着姐姐铺好被子，扶她上床躺下，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。

“不，不。

“艳茹躺在床上目光显得有点慌乱，“我只是早上出去。

看到些事情……”“你看到什么啦？”

“你别担心。

“艳芸的着急反倒使艳茹平静了。

“上午，我碰到小学的同学郑珊，你认识她的。

她一九六九年去江西插队，这次回来办病残证明，强拉我陪她到爸爸的医院去了一趟。

在那里，我看到一条吓人的标语……”“写的什么？”

“艳芸问，“又是要张春桥出来当总理的吧？”

“前两天，上海出现过这样的标语，引起上海市民普遍的悄悄的议论。

艳芸对此是有她自己的看法的。

“不是。

“艳茹摇摇头，双眼直瞪瞪地盯着天花板，自语般说，“我不明白，爸爸这几天不在医院，为什么会

## &lt;&lt;风凜冽&gt;&gt;

出现这条标语呢？

艳芸，还记得爸爸半年前在家里说起的那件事吧？

” “什么事呀？

” “这么快就忘记啦！

” 艳茹有点嗔怪地提醒说，“那时爸爸刚恢复工作不久。

爸爸一接手工作，就发现在医院实习的红医班医师，把一个患大叶性肺炎的小姑娘，错断成流行性感  
冒来医治，连着治了十几天，高烧也没退，爸爸很生气，立即抢救，可是晚了，那小姑娘……”

“记起来了。

” 艳芸截住姐姐的话头，“那小姑娘死了，家属找到医院大闹，爸爸气得吃不下饭。

不过，这事不是早就弄清楚，已经解决了吗？

” “唉，总理的追悼会才开过几天，现在好像又要乱了，我真担心。

我本来想去医院看看病的，到那儿，我……”说着，她双手捂住胸口，蹙紧了眉头，“一想到这些揪  
心的事，我的心就一阵阵绞痛。

” 艳芸伸手往姐姐额头一探，艳茹的额头上烫乎乎的，艳芸不由惊叫起来：“你是不是着凉啦，  
我去喊妈妈来。

” 艳茹拉着妹妹不放：“别，别去叫妈妈，妈妈身体也不好，让她好好午睡一会儿。

” 她衰弱无力地呻吟着：“一点儿感冒发烧，躺一会儿就过去了。

” 艳芸想到了个主意。

她扶着姐姐躺下，盖严被子，俯下身子真心诚意地说：“姐姐，反正今天我休息，待会儿我到叶铭家  
去一次，跟他说你病了，叫他来，好吗？

” “啊，不。

不，别去！

” 艳茹刚刚平静一点的脸色顿然紧张起来，连连摇手说，“不要去叫他。

我只是有点不舒服，躺一会儿，等精神恢复过来，我会去看他的。

……好妹妹，你千万别到他家去。

” “他在乡下当了多年赤脚医生，处理一般常见病，不是很有经验吗？

请他来看看，也省得你上医院……” “不，艳芸，你一定不能去！

” 艳茹又惊惶得脸色发白了。

“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

你告诉我。

过去，你什么事都不瞒我，今天你也告诉我吧，你为什么不给叶铭写信，为什么很怕见他？

……” 艳芸陡然停住了。

她听见了抽泣声，只见姐姐用被子蒙住头，嚤嚤地低声哭泣着。

艳芸慌神了，她扑上去，双手抚着姐姐的身子，柔声叫道：“姐姐，姐姐！

你究竟怎么啦？

” 正在这个时候，艳芸听到楼下后门口传来敲门声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！

一阵比一阵急。

“有人来了。

” 艳芸赶忙站起来，整整衣着，对艳茹说，“快别哭，可能是叶铭来了。

你看他多急啊！

” 艳芸匆匆下了楼，打开灶披间的门。

门外站着个陌生人，这人三十来岁，宽肩厚背，大大的头颅，一脸的络腮胡子。

眉眼还算端正，大眼睛有点朝外鼓，鼻梁挺挺的，只是短了一点，嘴唇很厚，看上去既粗直又无礼。

身材比中等个儿的艳芸还矮半个脑袋。

“你找谁？

” 艳芸见他的双眼直朝自己脸上溜，也没有好气地瞅着来人。

“我找高艳茹。

## &lt;&lt;风凛冽&gt;&gt;

”那人粗声粗气地回答。

“我姐姐在睡觉。

” “没关系。

你跟她说我有要紧事找她。

”陌生人满不在乎地说，嘴角一掀，露出两排被烟熏得发黄的牙齿笑了笑。

艳芸站着不动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” “刘庆强。

” “呃……”艳芸一听这名字，想起来了，这人是爸爸医院的工宣队头头，爸爸在谈话中提到过他。

但他来找姐姐干什么呢？

她迟疑了一下说：“你等等，我去叫姐姐。

”回到双亭子间，艳芸的话还没说完，艳茹呼地一下从床上坐起来，手脚伶俐地披衣，穿鞋，慌忙叠着被子催促道：“你去叫他进来吧。

”艳芸刚打开门，刘庆强已经含笑站在门口了。

他挺自在的跨进屋，也不问一声，傲然在床头边的椅子上坐下来。

艳芸心头老大不高兴，便从书架上抽了本书，坐在写字台边“拍啦拍啦，’翻着看，拿脊背对着这个客人。

没想到姐姐说话了：“艳芸，我同刘队长谈件事。

你到客堂间去吧，别跟妈妈说我有客人。

”艳芸拿着书，悻悻地走出亭子间，随手把门砰地一关。

“你妹妹脾气好大呀！”

”她听见刘庆强在屋里说她，她忿忿地哼了一声：真是一个暴发户，一点也不讲礼貌，这样对你算客气的呢！

姐姐有什么事同这素不相识的刘庆强谈呢？

她有点纳闷。

可能是为郑珊办病残证明的事吧，要办这类证明，驻医院的工宣队长权是很大的，难怪这家伙那么得意洋洋。

走进客堂间，妈妈午睡已经起床，正要去居委会开会，交代她准备点菜肴，以备叶铭下午再来时，留他在家吃晚饭。

艳芸知道，爸爸和妈妈都很喜欢叶铭，尽管她平时最恨上菜场，最恨排队，她还是提着菜篮子出去了。

艳芸从街上买菜回来，心里仍觉憋得慌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双亭子间门口，想听一听那个讨厌的刘庆强走了没有。

刚把耳朵贴近门，便听得屋里传出刘庆强严厉的声音：“……不管怎么样，你不能说！”

……”接着，又听到姐姐哽咽的抽泣声。

“这么一来，……呜呜……叫我怎么办哪！”

……”他们在谈些什么呀！

艳芸只觉得脑袋要胀裂开来，真想开门进去，把这个头头轰走。

可不知为什么，姐姐那苍白的脸，失神的眼睛，又在她眼前浮现出来。

要是她这会儿突然闯进去，姐姐会怎么样呢？

想到姐姐刚才还把她支开亭子间呢，艳芸拿不定主意了。

她犹豫了一会儿，终于到灶披间准备晚饭去了。

不久，妈妈回家了。

母女俩正闲话居委会开会的事，笃笃笃，灶披间响起了礼貌的敲门声。

开门一看，是叶铭。

看来是中午很好休息了一晌，在顾萍和艳芸的眼里，叶铭的精神比上午焕发多了。

他长得端正匀称，神态有些峻厉，可一举一动都显得温文尔雅，一点也不像弄堂里那些插队落户回来



## &lt;&lt;风凛冽&gt;&gt;

的青年。

艳芸热情地招呼着他，向楼上嚷了一声：“姐姐！”

心想这下可好了，叶铭一来，该把那不速之客赶走了。

“怎么，艳茹下午没来看你？”

“顾萍惊奇地问。”

她的个儿矮小，打量起叶铭，得仰起脸来。

艳芸瞅瞅叶铭，有点为难地解释说：“姐姐感冒了，有点发烧。”

她是准备午休后就去的，刚要出门，就有人来找她……” “谁来找她？”

“顾萍问。”

艳芸愣了愣，含混地说：“是爸爸医院里的……” 话音未落，楼梯上一阵脚步声响，刘庆强下楼来了。

大家抬头望去，刚到的叶铭不由愣了一下，这不是中学里女同学刘小扣的哥哥吗？

他还没开口，刘庆强已经热情地伸出一双大手，几大步走过来，紧紧地抓住叶铭的双手摇晃着笑呵呵地招呼道：“叶铭，你回上海了吗？”

我还不知道呢，我们是多年不见了啊！”

见到你哥哥了吗？”

我和他是老朋友了。”

你和高艳茹在一起插队的吧，你是来看她，是么？”

刘庆强抓着叶铭的手，不住地使劲摇着，滔滔不绝的话，简直使叶铭无从回答。

待他说完，叶铭才说了一句：“我被医学院录取了。”

“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

是我们工宣队进驻的医学院吗？”

好，值得祝贺。”

什么时候请老阿哥我喝一杯啊？”

你们工农兵学员可是新生事物啊！”

告诉你，我们医院就是医学院的附属医院，你姐姐叶勤，也在我们医院工宣队，都是老熟人，这下好，凑在一起了。”

刘庆强满面春风地和叶铭寒暄过后，才转过身来对顾萍微笑道：“这是高医生的爱人顾老师吗？早想登门拜访了。”

我叫刘庆强。”

一直在注视着这个陌生人的顾萍，见他招呼自己，淡淡一笑说：“刘师傅是来找艳茹的吗？”

“找她了解一点情况，没什么事儿，你放心吧。”

刘庆强摆动着手，换了一副正经办公事的腔调说，“我对高浩天医生的印象是不错的。”

他提前结束了在干校普查肝炎的工作，已经通知他回来了，还没回家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顾萍应付着，“请上楼再坐一会儿吧。”

“不坐了，我还有事儿忙呢。”刘庆强扫视一下面前这三个人，“你们请留步，我告辞了。”

送走了刘庆强，艳芸回到煤气灶前，不满地哼了一声。

住在底楼客堂间的邻居老张嘲讽地扬着手里的锅铲评价说：“看来，这些造反当官的家伙，都有这么股味儿，酸溜溜的。”

灶间做饭的人都笑了。”

叶铭却没有笑，他觉得这人的言论未免偏激，他的哥哥叶乔，也是近几年来提升的干部，就没有那种傲慢的样子。”

“叶铭，上楼坐吧！”

顾萍客气地说道，“艳茹在亭子间呢。”

叶铭穿过灶披间上了楼。”

顾萍和艳芸在煤气灶旁又切又洗地忙开了。”

<<风凜冽>>

叶铭轻手轻脚走到双亭子间门口，见门紧紧地关着，踌躇片刻，才笃笃地轻轻敲了几下。

“进来。

”屋里传出艳茹柔弱的声音。

这声音，叶铭听来是多么熟悉而又亲切啊，终于又听到她的召唤了。

他的心不由自主地急跳起来，感到有些紧张和不安。

.....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愿叶辛在同行和读者面前，永远保持“谜”一样的状态。

——蒋子龙 有人说，知青是最幸运的一代，因为知青的经历是罕见的，荒谬的，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

而正是偏远山村的乡愁，密密的树林、连绵的雨季和日复一日的繁重农活，给了知青们理想、意志、道德、良知的熏陶，让他们理解了社会，让他们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和别致的底蕴。

那是泥土带给他们的。

——云南知青 知青岁月是一代人的阵痛，当总有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忆那些日子，当总有人在反思人生时掉下热泪。

那么，逝去的年代总还有值得珍馐的东西。

——福建知青 一代人的青春，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、苦涩和艰辛、希望和憧憬，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。

——叶辛

<<风凜冽>>

编辑推荐

一代人的青春，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、苦涩和艰辛、希望和憧憬，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经典知青作品文集。

<<风凜冽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